

大地总有孩子跑过

林茶居 著

孩子啊孩子

我习得了大海的第二套拳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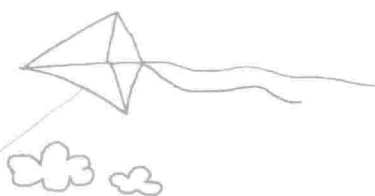
小纸条

我的教育乡愁

童年

破句





大地总有孩子跑过

林茶居 著

教育科学出版社
· 北 京 ·

出版人 所广一
策划编辑 刘 灿
责任编辑 王利华
版式设计 徐丛巍 孙欢欢
责任校对 贾静芳
责任印制 曲凤玲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地总有孩子跑过 / 林茶居著. —北京: 教育科学出版社, 2013. 8

ISBN 978 - 7 - 5041 - 7644 - 8

I. ①大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教育—文集 IV.
①G4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12981 号

大地总有孩子跑过

DADI ZONG YOU HAIZI PAOGUO

出版发行	教育科学出版社		
社 址	北京·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	市场部电话	010 - 64989009
邮 编	100101	编辑部电话	010 - 64981260
传 真	010 - 64891796	网 址	http://www.esph.com.cn
经 销	各地新华书店		
制 作	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		
印 刷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	版 次	2013 年 8 月第 1 版
开 本	160 毫米×239 毫米 16 开	印 次	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张	18	印 数	1—5 020 册
字 数	175 千	定 价	3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关于作者

作为一个诗人，林茶居已有二十多年的写作史。如果说，阅读使他明白自己在这个天地间的位置和分量的话，那么，写作就是他对自己的重新打开和建设。

2000年出版诗集《大海的两个侧面》后，他拓展了写作边界，除诗歌、诗论、散文、文化批评外，开始涉足教育及教育人文领域。《大地总有孩子跑过》就是他十几年教育人文写作的一次“自我确认”。

他深怀浓浓的教育乡愁，向往“大地总有孩子跑过”的教育图景。在他看来，大地，孩子，跑……所有这些，都是美好世界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。

现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《教师月刊》主编。曾于乡村学校、教育机关做事多年。福建东山岛人。

如果我爱两朵花，其中必有百合

如果我爱两朵花，其中必有百合
在夜色里展开的星光，安静如初夏
如风雨中邂逅的一阵害羞

如果我带着两本书，其中必有《百合颂》
我是其中的上卷，上卷中的动词
并非为了茂盛、澎湃，而是为了体贴你的优雅

山高水长，山领会了水。那个倒影
就是拥抱史的倒影。在落叶的深处
你可以看见我童年的书房、课桌、小纸条

书在阅读那里，草在大地那里
或许你不知道，是什么样的眼神作用了
你的高洁，是哪些传说肯定了你的乡土

而我必须走南闯北，必须回答山谷的提问
这些年，有一个比一个强大的虚构
这些路，有一村比一村开阔的惊奇

诗写到哪里都是好的，只要有 you
——百合，百合，我爱的母校
无论如何勤勉，我都无法满分、毕业

一个人的教育乡愁

周国平

喜欢这个书名，尤其是书中第五辑的名称：我的教育乡愁——觉得它意味浓郁。读完书稿，还觉得它贴切。我体会，教育之成为作者的乡愁，有两层含义。其一，他的早年记忆中铭刻着多位教师的形象，他自己也从十六岁起当上了一名教师，教育是他钟爱的事业。其二，在今天的时代，他心目中那种真正的教育失落已久，教育是他渴望寻回的理想故土。

正是怀着这两种乡愁，在离开教师岗位多年之后，林茶居参与创办并主编了《教师月刊》。他为这份杂志向我约稿，是我们结识的机缘。

作者又是一位纯正的诗人。这使我对他的这本谈教育的书满怀期待。书中引谢林之言：“诗是人的女教师。”诺瓦利斯之言：“诗是保证直觉健康的艺术。”我相信，一个受了诗这位女教师的熏陶、保持了健康直觉的人，对于教育一定会有独特的、直入本质的理解。事实的确如此。

在本书中，作者谈教育，也谈诗歌、艺术、生活，随处有令人眼睛一亮的闪光的文字，我在这里仅对其中若干诗性的教育感悟表达我的赞赏和呼应。

诗与教育原本是相通的。人是一个有灵性的生命，诗是这样一个生命的歌唱，而教育则是这样一个生命的健康生长。生命是教育尤其早期教育的第一关键词。孩子首先是一个生命。“在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话语里，没有‘学生’，只有‘孩子’或‘儿童’。”天真率性是孩子天然的生命状态，可是中国人总是强调孩子要“懂事”。“也许有的‘妈妈’被

孩子的‘懂事’感动了。只是这种感动非常廉价。这种感动不是一个‘妈妈’的感动，而是一个成人的无知与自得。”时下流行所谓“感恩教育”，把感恩窄化、矮化、俗化为“孝”、“敬”、“顺”，甚至教孩子给父母洗脚、过生日谢父母的生育之恩，荒唐到了极点。孩子天然的感恩“实际上都在那一声叫不腻、喊不累的‘妈妈’、‘爸爸’里”，而人的感恩之心应该“面对的是‘天地’，是‘人间’，是‘命运’，是‘花开花落’，是生命的‘偶然’，是他自己的‘珍惜’”。好的家庭教育绝无刻板的规矩和明确的目标，乃是“‘一家人’的欢乐、吵闹和争执”。鉴于今日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的病态、阴郁、粗鲁、功利，作者的一句点睛之语是：“那些活得健康、阳光、优雅、无私的孩子，他们的父母是这个时代的‘劳动模范’。”

诗歌创作过程有两个特点，它既是对个人经验的唤醒，又是对灵感突现的敞开。教育过程与此十分相似。一方面，教育也是“对个人经验的发现、呼唤、亲近、激发、彰显”。所谓个人经验，不只是指外部经历，更是指内在体验。其中，“能不能保持精神的青春是精神成长的关键性问题。那些天真，那些萌动，那些多情，那些梦想，那些对美好事物的无限迷恋……精神成长不仅指向未来，还意味着对过去的保持，对过去的不断唤醒、激荡、敞开、照亮。”另一方面，教育又是对未来种种未知的可能性的敞开。“孩子的成长不是反应性的，而是创造性的，是对自我、对世界、对生命奇迹的创造。”“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充满奇

迹和意外。你现在根本就无法知晓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。”今日的教育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背道而驰，功利性的目标统率一切，把个人的内在经验和创造潜能都扼杀了。

教育要能够唤醒个人经验，开放创造机遇，就必须慢。在古希腊文中，“学校”和“闲暇”是同一个词。世上一切好东西，包括好的器物、好的诗、好的教育，都是在从容的心境下产生的。作者引叶圣陶的名言“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”，评论道：这“才是体贴人性、让教育之善充分敞开的美好叙事——它准确地握住了教育‘慢’的、‘个性’的、‘顺应自然’的本质”。今日教育的快，实质是急功近利，让学生做的大量事情与教育无关，甚至是教育的反面。可是，孩子和家长却因此没有了喘息的时间。“孩子们的成长被加诸了太多的人生难题。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正做着雪上加霜的事情，还美其名曰：为每一个孩子的一生负责。”“这个时代的中国父母也许是有史以来过得最累的父母。告诉他们可以不做什么比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可能更为急迫。”做减法，减去非教育性质的负担，不但给真正的教育腾出了空间，而且孩子和家长都会轻松得多，这是多么中肯的提醒。

作为一个执教多年的语文教师，作者对语文教学也有精当的识见。“好的语文教师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：有足够的激情与办法让好的文字和孩子相互照亮，相互敞开，相互召唤。它促成这样一种令人向往的教育情境：孩子在好的文字中认出‘我’，发现‘我’，感受‘我’，教育

‘我’。”读到这个话，我不由得击节赞叹。倘若不是一个深谙文字的精神品格的诗人，怎么说得出这个话。当今语文教学弊病甚多，举其要者，一是技术主义，课文分析则武断所谓主题思想、段落大意，作文则强求所谓遣词造句、谋篇构局。作者责问道：“谁给了你‘遣’词‘造’句‘谋’篇‘构’局的权利？你所应该做的是丰富自己的内心，听从语言的召唤。”二是道德主义，所谓“先做人，后作文”，而把“做人”局限为做“道德的人”。作者指出，这个命题若要成立，“做人”应该是做“思想的人”、“情感的人”、“心灵的人”、“精神的人”、“审美的人”，等等，而不只是“道德的人”。事实上，在道德主义的逼迫下，假大空已成学生作文的通病。写假话甚至是一种硬性要求，比如说，让与父母长期分离、艰难度日的“留守儿童”在作文里写“我幸福的一家”，用学到的形容词歌颂祖国和展望未来。在这样的语文教学中，既没有好的文字——即使本来是好的文字，遭到技术主义阉割和道德主义曲解后，也成了坏的文字——又没有真实的“我”，真实的生命和心灵，遑论相互照亮。

最后，我想说，在教育遭到沦陷的今天，作者的教育乡愁在不同程度上也是每个常识尚存的人的乡愁。因此，让教育回归常识，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和责任。

目 录

Contents

序 一个人的教育乡愁 —— 周国平 —— 002

第一辑 孩子啊孩子 (81 则) —— 001

第二辑 小纸条 (290 则) —— 017

第三辑 破句 (22 则) —— 0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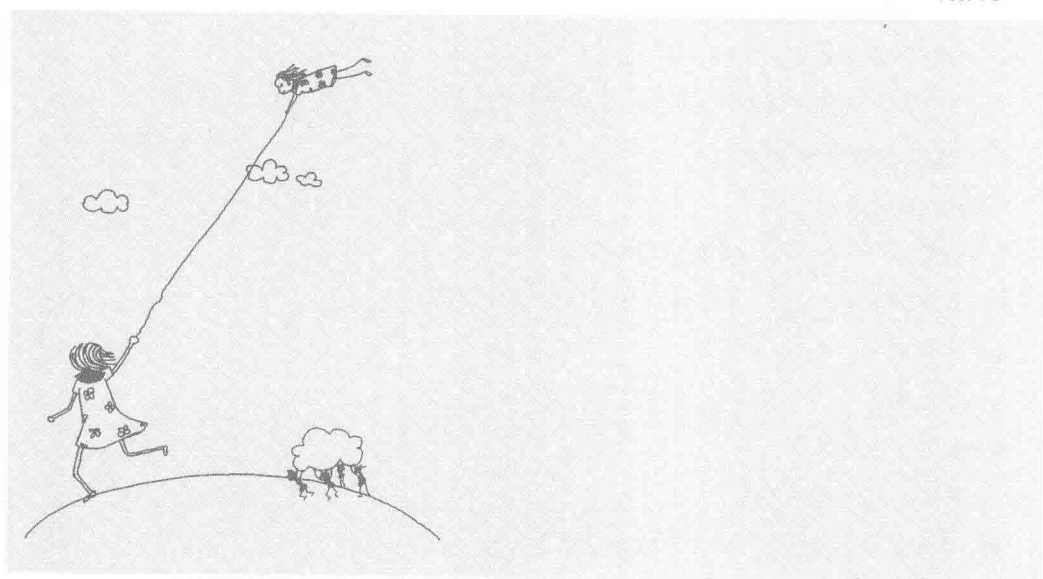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辑 我习得了大海的第二套拳法 (39 则) —— 103

第五辑 我的教育乡愁 (45 篇) —— 141

第六辑 童年 (3 篇) —— 253

后 记 建设自己的书房 —— 272

第一辑 孩子啊孩子



多嘴诗之一

把个月写完，我将作为小说家
住进平房。做早餐，养宠物，挖手心里的血
读 20 世纪 80 年代的传记
以及剑桥世界史
整理童年，爱情，与你一起走过的街巷
想那些繁荣昌盛的夜色，那些“克制不住的开阔与蔚蓝”
进一步用家乡话赞美你的文科
像《国际歌》，起来，饥寒交迫的世界观
曲高和寡，慢慢茁壮
避免发表比较平均的看法
年终岁末，泡泡功夫茶，水越来越淡——
水以婚后的方式浇灌了肉身通向幸福的枝条

(2007 年 12 月 1 日下午)

从一个孩子的脸上，从一个孩子的习惯、喜好和选择中，你可以知道这个时代的价值观，你可以知道这个国家在走什么样的路子。

一个孩子的现实处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根本处境。一个孩子的成长，他生命的刻度与节奏，集中了整个国家、社会、文化、制度、教育、学校乃至家庭、父母及其他成人的强制、教导和暗示。

一个天真无瑕的孩子，长大后成为庸俗不堪的人，甚至是无恶不作的人，这个“长大”是有错乃至有罪的，这个“长大”有时候也被称作“社会化”的过程——这个“社会”真是罪大恶极。

之所以有所谓挫折教育、磨难教育的倡导和实施，首先是因为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，出现了反教育的文化和环境——社会本身无法解决，成人们无法解决，只好让孩子们尽早做好受苦受难的准备。

孩子们的成长被加诸了太多的人生难题。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正做着雪上加霜的事情，还美其名曰：为每一个孩子的一生负责。

生命难免会有痛苦。这种痛苦是这个生命的主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，是他在成长中需要获知的人生本质，而不是教育发挥效能和产生意义的对象。

“为……作准备”的教育是值得怀疑的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充满奇迹和意外。你现在根本无法知晓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。他现在感兴趣的也许是暂时的好奇，他现在懵懂无知的也许将来有某一个机缘使他突然顿悟并终身投入，况且，人命定中的东西将在一些特殊的时刻决定他人生的走向或转向。这也正是教育的困难之处。

别以为所谓的感恩教育是什么正常的东西。让孩子回到家里给妈妈洗脚就是感恩教育吗？那种教导孩子在生日的时候跟妈妈说“谢谢妈妈生下了我”的做法更是天大的笑话——难道孩子是为了这个被称作“妈妈”的人而生的？很多时候，爱、感恩，是无法言说、难以落到“做”上的。孩子的爱、感恩，实际上都在那一声叫不腻、喊不累的“妈妈”、“爸爸”里。

也许有的“妈妈”被孩子的“懂事”感动了。只是这种感动非常廉价。这种感动不是一个“妈妈”的感动，而是一个成人的无知与自得。

感恩本来就是人的天性。不是孩子不懂得感恩，而是感恩本来就是“大象无形”、“大音希声”的；不是孩子不知道感恩，而是我们把感恩窄化、矮化、俗化为“孝”、“敬”、“顺”。如歌所云：“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。”这里的“你”绝不是父母，不是老师，不是人民，不是社会。人的“感恩的心”，面对的是“天地”，是“人间”，是“命运”，是

“花开花落”，是生命的“偶然”，是他自己的“珍惜”。

草除了绿，花除了美，山除了高，水除了流，孩子除了随顺生命自由成长，你还想让他们干什么！

为人父母是一种天命，同时也是生命的一个奇迹。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，因为共同创造了新生命而拥有了全新的生命状态：父母。这绝不仅仅是爱情、婚姻的结果，更是生命本身的一次伟大转向和打开。

每一个为人父母者的诞生都是这个人世间的喜讯。而那些一生下来即被遗弃的孩子，他们的父母双耳失聪，听不到这个大地的好消息，听不到众神的祈福。而那些来不及哭喊即刻回到土壤的孩子，他们从此和父母失去了联系——他们和父母彼此呼唤，只是无法相互听见。

“父母”不是一个教育概念。“父母”是宗教意义上的词。“父母”是爱的信仰。

父母不是专业，不是职业，不是事业。父母是无私地爱自己的孩子的人。

父母对孩子的爱并非出自责任，而是他们作为人之父母的肉身机制——

如果不爱，他们会不安，会产生不适感，会陷入恐慌。所以人世间有这样一件伟大而自然的事：哺育。

父母哺育孩子。“家长”教育孩子。哺育和教育，在人的生命成长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和意义。哺育内涵了强烈的身体意义，它大于也重要于教育的文化意义。

首先不是“父母”需要教育，而是教育要改邪归正。首先不是“父母”需要有人来教他们怎样做父母，而是这个社会要给“父母”以做父母的尊严。

因为被称作“学生家长”，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成了“学生”的一部分，成了“作业”、“训练”、“考试”的一部分。他们不得不参与学校教育的“改革与发展”，并常常被冠之以“好家长”的称号而成为“教育改革与发展”的成果的一部分。

每一个孩子的不同决定了每一个为人父母者的境遇都是独一无二的。这个父亲的经验在那个父亲那里可能“拳打棉花”，那个母亲的心得用在这个母亲的孩子的身上可能导致恶果。

为人父母具有一种不可学习性。